

时光

若有张不老的脸

原：《幸福不脱靶》

她一生渴望被爱，同时满心惊惶。

直到遇见这样一个男子，
被锁定，被宠爱，被细细品味，悉心珍藏……

沐清雨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时光

若有张不老的脸

她一生渴望被爱，同时满心惊惶。
直到遇见这样一个男子，
被锁定，被宠爱，被细细品味，悉心珍藏……

沐清雨 ●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光若有张不老的脸 / 沐清雨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039-4790-2

I. ①时… II. ①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9447 号

时光若有张不老的脸

著 者 沐清雨

责任编辑 张勍倩

特约监制 孟 祎 舒 以

策划编辑 马昭雯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84057666 84057660(总编室)

(010)84057696 84057698(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70×1000 毫米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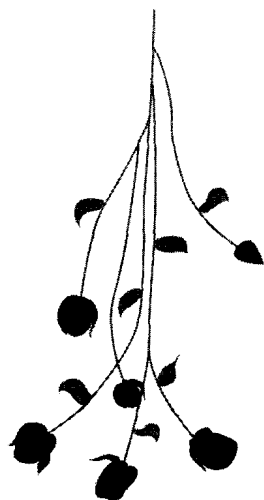
印 张 19.5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790-2

定 价 28.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楔子

亲密进行时：

总算明白什么叫小别胜新婚了。等退出他的“包围圈”，抿了抿隐隐泛疼的唇，她委屈兮兮地说：“嘴唇都被你咬破了，不知道轻点啊，粗鲁！”

心知过于急切了，他凑过去看了看，有点儿心疼：“对不住了，我都忘了接吻这种常规战术动作更该注意要领了。”

常规战术动作？要领？险些被他的话雷倒，打开他伸过来搂她的手，她跳起来控诉：“我看啊，和你在一起高度警觉程度绝对不能亚于一级战备。”

目光从她匀称的小腿移到膝盖上的裙沿，再到不盈一握的纤腰，他的脸色沉了下来，不悦地责备：“怎么穿这么少？得瑟感冒了看我不抽你！”

低头看了看挣扎再三坚持穿来的新裙子，她小声抱怨了句：“一点都不善解人意。”

望着清水芙蓉般的女孩儿，他神情略显不自然：“好看是挺好看，就是短了点。”想要伸手拉她过来仔细瞧瞧，却被她避开了，不满她的“抵抗”，他习惯性拧眉：“你要是行动听指挥我也不用强攻。躲那么远干吗，我是阶级敌人？”

过来！”

她梗着小脖子违抗命令，毫不示弱地顶回去：“就不！敢对我施以暴力，给你全军通报。”

嬉闹进行时：

结束和密友的单线联系后，她从他怀里钻出来，躺在沙发上皱着眉毛嘟囔：“我成了你的军用物品，你却是国家和人民的，属于公有财产，太不公平了。”

真想敲开她的小脑袋瓜看看里面装的是不是稻草。轻轻掐了下她嫩嫩的脸蛋，他忍不住笑着逗她：“都有这认识了？不错，进步了。和我在一起，你的个人素质已经得到了飞速提高。”

什么时候能不嬉皮笑脸？！她朝他瞪眼睛：“解放军叔叔，我在和你讨论很严肃的问题。不许笑！”

叫他什么？解放军……叔叔？难道她不知道这么乱叫会使他产生心理障碍吗？

他敛笑拎她小巧的耳朵：“那就别枕着我大腿。起来，端正态度和我说话。”

又来了，和他聊天他给你整得像开会。她气愤了，怪叫一声将他扑倒……

于是，两个人又“打”起来了，声音之大，连住在隔壁的政委都听见了，以至第二天人家问他：“昨晚小两口又搞什么‘训练科目’呢，笑了大半夜。”

闻言，他居然慢条斯理地说：“组织政治学习，讨论影片观后感。”

吵架进行时：

脾气大无所谓，关键是能控制住。嗅到浓重的火药味，他勒令自己冷静，望着怒目以对的小女人，他妥协：“我不想吵架，坐下来好好说行吗？”

“不行，今天这架是一定要吵的！”倔脾气发作了，她顶得理直气壮。

不记得是谁说过“女人不讲理时是撒娇不是撒野，不要和她对着干”，他压住火气，缓和了语气说：“哪有逼人吵架的理儿？乖乖的，不许闹。”

“谁闹了？我告诉你，别以为要结婚了你的身份就上去了，待遇也提高了，可以为所欲为要求我这管着我那！”越说越气愤，她有些口不择言，“还结什么婚啊，不要你了！”

火气腾地烧到脑门子，他彻底火了：“我看几天不收拾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不要？由不得你！”

“你还要强买强卖啊？”似乎不满意于自己的气场，为了弥补身高差异，她跳到矮凳上朝他嚷嚷，“你以为你是高仓健啊？我难道非你不行吗？不要你了，我要分手！”

本就不多的耐心被她的“怒发冲冠”消磨殆尽，他在原地转了个圈平息了下火气：“要和我划清界线拉开距离是吗？告诉你，不批准！”不等她回嘴，他沉声“警告”她：“分手的念头给我嚼着咽回去，要是再有这想法，我给你开个单间扔禁闭室去。不信？你试试？”

被他的霸道激怒，失去理智的她抓起他的枕头使劲砸自己的脑袋，然后又叉着腰吼道：“我是你的兵啊，你给我下命令？我就要分手！分手！分手！”耍赖的样子像个无理取闹的孩子。

意识到谈话内容完全偏离了中心思想，深邃的眸子流露出无奈与宠爱，他抬手耙了耙短短的头发，两大步迈过去，不由分说将她拦腰抱起：“别闹了啊，适可而止！”不理睬她的拳打脚踢，他以磁性十足的声音宣布：“我结婚报告都打好了，明天就递！”

这个厚脸皮的家伙！她抓狂了，以最惨烈的方式试图挣脱他的钳制，同时荼毒他的耳朵：“谁要和你结婚？你去娶猪吧。”声音大到震得他快聋了。

看着她面红耳赤的憨态，他被气得笑了，手臂用力一擎，将不安分的她像扛沙袋般扛到肩上，嘴里戏谑道：“我这人特死心眼，非你不娶！”心里却在后悔怎么没早早真枪实弹地把人拿下，也省得随时随地被威胁。

被“扔”到床上的她挥起粉拳打他，嘴里不停骂：“坏蛋！坏蛋！坏蛋！”由于动作幅度过大，导致床头柜上的台灯和杯子无辜地被碰掉在地上，发出玻璃破碎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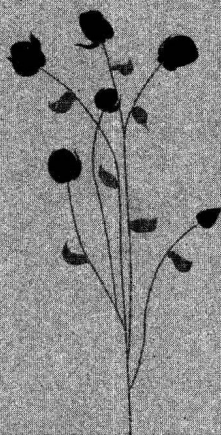
宁安磊听到隔壁传来的吵闹声，爱操心的他跑过来砸门，扬声喊道：“干什么呢？”

深怕她伤到自己，他把她按在怀里，不知从哪里抽出一条武装带，一面动作利落地将她挥舞的双手缠住，一面对屋外的政委喊道：“构建和谐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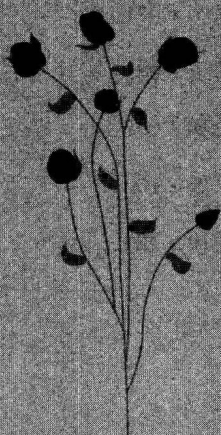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

- 第一章 王牌侦察营 • 001
- 第二章 是福还是祸 • 006
- 第三章 内务惹的祸 • 016
- 第四章 情初现 • 023
- 第五章 建设性想法 • 031
- 第六章 被遗忘的时光 • 040
- 第七章 靶场较量 • 048
- 第八章 实质性接触 • 064
- 第九章 至亲 • 071
- 第十章 嫂子 • 081
- 第十一章 幸福阶梯 • 097
- 第十二章 野外求婚 • 106
- 第十三章 无忧三定律 •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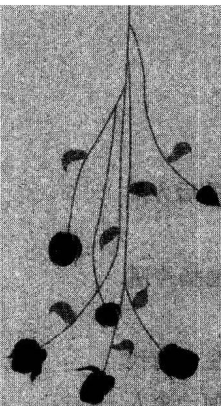
时光
若有张不老的脸



- 第十四章 真给我长脸 · 136
- 第十五章 最高指挥官 · 156
- 第十六章 伤害 · 169
- 第十七章 恋人病友 · 181
- 第十八章 爱已不两全 · 194
- 第十九章 一步之遥 · 209
- 第二十章 欢喜冤家 · 219
- 第二十一章 无吵不恋人 · 232
- 第二十二章 求婚 · 244
- 第二十三章 暧昧 · 252
- 第二十四章 旧账 · 261
- 第二十五章 退而求其次 · 274
- 第二十六章 带幸福回家 · 283
- 第二十七章 与幸福签约 · 294
- 后 记 · 303



时光
若有张不老的脸



他们是军人，身穿的是军装，头戴的是国徽，肩膀上扛的是责任。和无数男人一样，都是肉体凡身；但又与他们截然不同，因为身负的使命。

时光
若有张不老的脸

第一章 王牌侦察营

东边的天际尚未露出微光，大地尚沉睡在月光的笼罩之中，那些清醒着的人却已经隐约闻到空气中流动着的淡淡火药味，他们知道，那是战争特有的气息。

位于隐蔽地带的简易指挥中心里，十名年轻的军官正有条不紊地操纵着电子仪器，沙沙的电流声持续不断。

身穿作训服的贺泓勋如松般站在高清电子屏幕前，将整个战场的全貌尽收眼底。

这时，传来预警讯号：“暴怒，暴怒，猎物已进入我军伏击地点。”

低头看了看腕上的表，滴答声中，轮廓分明的脸上划过神秘的微笑，低沉浑厚的声音有如一道无形的电波传给那些蓄势待发的狼群们，贺泓勋冷静地命令：“全面进攻！”

原本静悄悄的山林刹那间杀声震天，致命的炮火密密麻麻地横扫向空中。低空盘旋而入的“猎物”以为避开了雷达警戒哨神不知鬼不觉进入了“敌军”阵营，却没想到正中埋伏。眨眼之间，三架武装直升机被击中，在猛烈的爆炸声中直直坠向地面。

驾驶舱内的袁帅眼里写满了得意，为了提升视野，他抬高驾驶座，将头露出车门，同时熟练地扳

动操纵杆，让坦克依靠履带转速实施转向，有意杀向“猎物”空悬的后方阵地。

车长陈卫东在舱内感觉到忽高忽低的颠簸后猛然反应过来，他扬声吼道：“娘的，把脑袋给我缩回来。”

这是战场，四处潜藏着不可知的危险，丝毫的冒失大意都要以生命为代价。身为突击坦克组组长，他不允许组员出现半点的偏差，因为任何一个人的闪失都将影响整个战局。

情绪处于亢奋状态的袁帅听到断喝声恍然明白过来，这个刚学会走路就想跑的坦克驾驶员霎时惊出一身冷汗。他迅速关闭车门，还没来得及使用航向机枪射击保护自己，坦克已被潜伏的敌军击中，歪倒向路边的深坑。

“这个臭小子！”指挥中心的易理明气得直跺脚。

“驾驶员的潜望镜全部蒙上，听从车长指挥行进。”贺泓勋从显示屏上看到了全过程，他脑海里快速闪过各种可能出现的状况，对着通话器命令道：“高射炮排从三个方向包抄过去，炮长、二炮手准备。”

意外的差池并没有令这支训练有素的营队乱成一团。听到指令后，突击小组迅速调整，呈S形快速向战毅的战车驶进。与此同时，隐蔽在暗处的坦克群以千钧之势倾巢而出，似是要将敌军碾压成碎片。

被视为猎物的“敌军”自然也不是省油的灯，中了埋伏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反应过来，迅速排列成战术队形的武装直升机群直扑向地面，立时与坦克群形成对峙状态，似乎有意迎面对打。

冷峻的脸上划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贺泓勋沉声道：“火力连进攻！”语落之时，伪装成树丛的火力连跃而出，对准头顶上方盘旋的武装直升机的坦克炮与并列机枪瞬间开火。

“轰……”

“嗒嗒嗒……”

瞬息的变化，仅在眨眼之间。

打开反坦克导弹发射钮保险的直升机驾驶员惊愕地瞪大了眼睛，手指还没来得及用力按下去，已感觉到机身受到重创，开始严重倾斜，然后下坠。不止是他，还有几架直升机也在同一时间受到了同样的攻击。

为避免与反坦克导弹这个宿世冤家来场亲密接触，行动代号为“暴怒”的精锐部队事先安排的重火力连先发制人射出至关重要的几炮，令敌军多架直升机失去了发射反坦克导弹的机会，有利的战术队形几乎被肢解。

刺鼻的火药味令赫义城的战斗意识骤然觉醒，他背靠着机舱壁，冷峻的脸上浮起罕见的怒意，他发布命令：“火箭弹准备！发射！”

“轰”的几声巨烈的声响让人感到一阵地动山摇，紧接着涌起滚滚浓烟。

坦克群受到高空攻击，横七竖八地乱了套。当然，这已经算是幸运，如果是真枪实弹的战争，它们肯定已经变成一堆废铜烂铁。

还击成功。赫义城神情严肃，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地面，调整策略想以锥形反扑回地面。于是，他再度发出指令：“提升悬停高度，变换队形。”他所乘坐的武装直升机起着引领作用，缓慢地率先上升高度时，却被敏锐的对手看出了异样。

贺泓勋一瞬不离地盯住显示屏，正在分析是什么力量使得受袭的“敌军”在短时间内作出如此迅速的反应，卷土重来。忽然，他在排列有序的武装直升机的尾部发现了动静。那架表面上看无任何异样的直升机细看之下无论是飞行高度或是速度都起着决策性的作用。

深邃的眼里涌起犀利而兴奋的光芒，他抬手指了指处于机群尾部的一架武装直升机，棱角分明的脸上浮起别有深意的笑，沉声道：“用防空武器锁定它。”

移动指挥中心！

脑门急出冷汗的易理明心领神会，他兴奋地一击掌，抓起通信器命令：“火力连注意，目标正前方，集中火力歼灭。”

命令脱口而出的瞬间，轰隆的巨响持续不断，猛烈的交火让这场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惊醒了酣睡的大地。

当太阳以磅礴之势跃出云雾，用暖暖的光辉抚摸大地，战场终于安静下来。

这一场和平年代的对抗已然分出了胜负，五三二团再记装甲侦察营一功，而贺泓勋的办公室墙上已经没有位置悬挂任何象征荣誉的奖状或是锦旗了。

来到团长办公室，政委宁安磊也在。

团长陆湛明是地道的北方人，为人直爽不拘小节。对于对抗结果相当满意的他一见贺泓勋就哈哈大笑：“贺营长再立功勋，这名取得好啊。”

与宁安磊对视一眼，贺泓勋摘下军帽放在办公桌上：“您就别挖苦我了，一年前败给人家的时候脸丢大了。”他可没忘前耻，故而在战前敌军

火力侦察上下了苦功，巧妙地避开对方的反侦察，是这次对抗获胜的关键所在。

“胜败乃兵家常事。”陆湛明示意他坐，大着嗓门说：“再说这回可是风风光光地把失地给收复回来了。你是没看到李师长那脸黑得，比包青天更胜一筹。”说着又大笑了起来，根本忘了黑脸的是自己上级了。

想到为了这场对抗，整个侦察营憋足了劲儿，贺泓勋脸上的笑容消失了：“要不是政委指示别毙得他们太狠，李师长的脸没准得更黑点儿。”

“毕竟只是对抗，评估下来咱们团已是全胜，太张扬了不好。”政委就是政委，宁安磊考虑得比较多，况且李师长是团长的老首长，横竖顾着他的面子总是没错。

陆湛明反而不领情：“管他那么多，战场无父子。”转念想到李师长的黑脸，他又哈哈笑了：“大不了我请他喝茅台。”笑完了，他忽然想起什么，对贺泓勋说：“你还想怎么毙人家啊？赫参谋长都被你生擒了。”

五三二团在对抗中取胜其实在预料之中，毕竟能让贺泓勋指挥全局，陆湛明对他的能力自然是信得过的，但生擒对方的最高指挥官，倒在意料之外。

“毙都毙了，我还给他道个歉？”想起对抗结束时他接见“俘虏”的情形，贺泓勋弯唇笑了笑，自信的笑容带着几分孩子气的得意与傲气。

那天赫义城的移动指挥中心被防空武器锁定后，来不及做出规避动作的他自然而然地成了战俘。坐在土坡上仰脸看着贺泓勋走过来，他慢条斯理拍了拍迷彩服上的尘土，开口时音律和谐有力，语气里隐藏着挑衅意味：“不愧是王牌侦察营，长见识了我。”被俘还这么做的人并不多，他当属其中之一。

相比“俘虏”的狼狈贺泓勋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在进入指挥中心之前，他在树丛里蹲了几个小时，从头到尾看着他的兵完成伪装隐蔽任务，汗水早就将脸上的油彩浸花了，作训服上还沾了绿色的草汁。他踩着军靴走过去，漫不经心道：“还行吧，一般发挥。”

陆湛明从易理明嘴里知道贺泓勋与赫义城之间的微妙，联想到两人曾有过的交集，为免在月底的比武大赛选拔上再次碰面令矛盾激化，他示意宁安磊将办公桌上的文件给贺泓勋看。

“有新任务？”贺泓勋接过文件翻了两页“啪”地甩了回去，窝火地说，“这是给我休假？大学生的军训随便派谁去不行？我的排长训他们都嫌

浪费。”文件是C大的新生培训计划，指派他带人去训练基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军训。

陆湛明正了脸色质问：“你的意思是我大材小用了？”

贺泓勋递去一个不满的眼神：“我没这么说。”

陆湛明顶回去：“你就是这意思！”

贺泓勋妥协：“团长，我带我的兵去参加个比武，又不是带他们去和赫义城打仗，您用得着紧张吗？我保证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不和他正面冲突。”

陆湛明横他一眼：“你已经冲突过了，消停点吧。”

“对抗不冲突叫什么对抗？那不属于我个人行为。”意思是团长你派我去的，不关我事。

陆湛明抬手指着他噎了一下，又瞪着他说：“这是命令！”除了以此遏制贺泓勋，有时他还真整不了这个飞扬跋扈的部下。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贺泓勋还能说什么？虽然有时他犯浑的程度不亚于袁帅，但不代表他会违抗上级下达的指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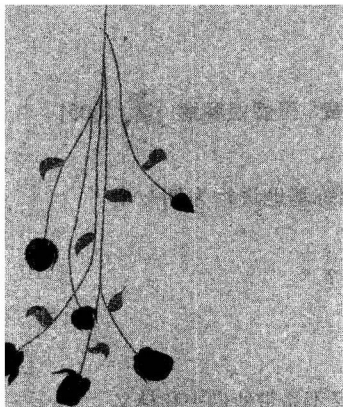
怨气无处可发的他抓起文件腾地站了起来，语气不善地问：“还有什么指示？”那架势横得不行，气得陆湛明转过身去望着窗外不说话。

宁安磊见状出来打圆场，一脸温和地拍了拍贺泓勋的肩膀：“每届新生军训前都要举行动员大会，这个程序不能少，到时候你去露个脸，借此让那些大学生多了解了解军人和咱们部队……”

“开个记者招待会得了。”骨子里的桀骜不驯被激了出来，贺泓勋拿着文件转身走了，嘴里还振振有词，“我看就是满足小学生的盲目崇拜！”走出办公室前他回身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负气般撂下话：“既然让我去，训趴下谁，概不负责。”

这个浑小子！回身与宁安磊对望一眼，陆湛明也憋不住笑了。

回到营里，贺泓勋把文件甩给易理明，“你带兵去参加比武。碰上赫义城的人，别客气，给我往死里毙！”越想越气，他发泄般朝通讯员吼道，“把袁帅给我叫来！现在，马上！”这个行动不听指挥的臭小子，他以为他叫袁帅就是将军了？



古语有云，是福不是
祸，是祸，躲不过！

第二章 是福还是祸

熄灯号刚刚吹过，营区里已是漆黑一片，唯独贺泓勋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见他没有休息的意思，易理明提醒：“老贺，抓紧时间休息，别等你刚躺下起床号就响了。”教导员其实比贺泓勋大，但部队里就习惯这么叫，逢人就喊老谁谁。

贺泓勋没抬头，眼睛依然盯着军用地图：“你是怕回家晚了嫂子和你搞阶级斗争吧？”

提到家里那位，易理明皱眉：“以前没条件让她随军的时候整宿整宿想，现在有条件在一块了又天天吵。你是没看见她那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嫂子不容易，好好的工作都不要了奔你来了，还不知足！”贺泓勋站起来倒水，喝了一口又说：“没人管的时候你想，有人伺候了你嫌烦，别忘了单身汉的日子比寡妇还惨，惜福吧。”

贺泓勋是属于那种训练特别生猛可以不要命的人，很少谈论感情、家庭方面的事，易理明觉得意外，笑着打趣：“你这感触挺深啊。怎么的，想娶老婆了吧？哎，你别不承认，是个男人都会想。你自己说，你是不是男人？”

军营里的男人说话都是直来直去不拐弯的，已司空见惯的贺泓勋难得不好意思了。顺手抄起桌上的文件砸过去，急吼吼赶人：“不想挨收拾的话就

时光
若有张不老的脸

按我的指示去做，听口令，向后转，齐步走，回家！”

易理明不以为意，边收拾桌上的资料边絮叨：“不是我说你，老大不小的人了，真想打光棍啊？政委不是说要给你介绍女朋友吗？你别又推了。现在的小姑娘啊，都喜欢浪漫，去相亲前准备准备。”

“我只懂战术，浪漫那种艺术活我干不了。”贺泓勋抬手打断他，埋头继续研究军用地图。

“你就嘴硬吧。”易理明可不管他这个营长有多横，伸手把军用地图抽出来折吧折吧就塞抽屉里了，“军用地图再好看能比得上老婆的脸啊？今年冬天不给你发电热毯，搂着地图取暖去吧你。”

“你就是个当教导员的命，磨叽！”贺泓勋猛地站起来，架势像是要揍人，吓得易理明一个箭步就冲出门去，跑到走廊才敢顶他，“等成了结婚困难户我看你还狂！”

结婚困难户？贺泓勋气得发笑。不经意瞥到一页军训名单，他坐下随手拿过来，边看边自语道：“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哪来的闲工夫谈恋爱……”目光从受训学生名字上逐一扫过，他下意识想起四年前接到军训任务时有人理直气壮地和他犟嘴：“你凭什么以部队的标准来要求我？你内务洁癖化是你的事，我偏喜欢内务凌乱化！”那气势和训练场上的他绝对有得一拼。

“还知道内务洁癖化……”贺泓勋靠在椅背上抿着嘴笑，觉得军训这活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也挺有意思的。

就在贺泓勋调节心情的时候，C大教职工宿舍公寓五楼房间早已漆黑一片，昭示着女主人已经休息。

被赐予“觉主”之名的牧可睡得正香，突然被持续不断的电话铃声吵醒。她在黑暗中摸索着拿起话筒，不等那边说话直接吼道：“拜托你别用这种没营养的方式折磨人行不行？你知不知道间歇性抽风症很讨厌。”显然不止一次被“骚扰”了。

电话那端的向薇一丝愧疚都没有：“你怎么知道是我？这么早就睡了？可真对得起‘觉主’的封号。”

牧可最大的爱好除了背英语单词就是睡觉。和她聊天的时候，常常是你正说得带劲，回身一瞧，那小妞儿已经歪在沙发上睡着了，嘴角还带着丝笑意。向薇不得不感叹：“难道我生来就是哄你睡觉的？”由此诞生了“觉主”的外号。

爱睡觉有罪吗？牧可顶着乱蓬蓬的头发往被窝里拱了拱，咬牙切齿地说：“除了你谁会半夜三更问候我？”

“你先别生气，我可是专程给你报信儿的。”对于她的咆哮见怪不怪，向薇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听说这期新生军训辅导员也要参加。”

这算哪门子情报？牧可想咬她：“你告诉我哪期新生军训辅导员不参加？”

“你别打岔，我说的参加是指和新生一起参加军训。”

一起军训？踢正步，站军姿，整理内务？简直是晴天霹雳！

牧可睡意全消，一骨碌爬起来：“情报来源可靠吗？”

“来料不加工，完全原生态。”

牧可彻底清醒了，她对着手机大喊：“打倒校长！”

向薇“哈”的一声乐了：“我本来还想和你混去训练基地玩几天，看来还是免了吧。”

“你智商是负数啊？”牧可鄙视她：“那地方有什么玩的？难道你对负重二十公斤沿着训练场跑圈感兴趣？真不知道你是有受虐倾向，还是海水喝多了脑袋变咸了。”

爱军有错吗？这是多么光荣的爱好啊。向薇抗议：“你损我的时候能不能别这么溜？”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她开始和牧可同志谈条件：“要是你答应带我去赫参谋长那儿参观，我就和咱爸说不让你去。”所谓“咱爸”指的是向薇的父亲，牧可的领导，C大校长。

她是那么没骨气的人吗？需要走后门？再说了，赫参谋长那里又不是动物园，能随便参观？牧可硬气地一口拒绝：“完全不能作为交换的条件！”

“牧可！可！”向薇生气了：“你就是典型的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不过就是想见见我偶像嘛。”

“偶像是随便见的啊？再说你见他见得还少啊？哪次他来看我我没叫你啊？”

“你吃醋啊？”

“不可以啊？”

“看你那小气巴拉的样儿……”

“我乐意。”

“……”



次日果然接到通知，各班级辅导员此次要全程参与新生军训。英语过八级，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二十二岁的牧可同志自然名列其中。

牧可怒了，抄起办公桌上的课本恶狠狠往脑袋上轻轻砸了两下。

发泄间，赫义城的电话打了进来，不等她说话，他直接吩咐：“你五分钟后到大门口待命。”

习惯性命令人的毛病什么时候才能改掉！牧可想毙了他。

来到校门口的时候赫义城的车子停在路边，他摇下车窗弯唇笑着招手示意她过去。

身穿军装的赫义城没有戴帽子，刚理了头发的他显得特别精神，牧可的火气消了，调皮劲儿上来了，她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被他捏了下脸蛋，“小宸给我打电话说你很久没回家了，工作那么忙吗？我记得你前段时间应该在放暑假。”牧宸是牧可的弟弟，天生爱打她小报告的家伙。

原来是兴师问罪。牧可撇嘴，又听他说：“食堂伙食不好？怎么又瘦了？”

“你和向薇简直是天生一对，每次见面都少不了这句。要不我当把红娘，把你俩凑一对得了。”

“胡说八道！”赫义城笑了，墨色的眼里闪动着明亮温暖的光，他半抱怨半宠爱地说：“还好向薇只是爱军誓不嫁军，要不我非得被你推销掉。”想到此行的目的，他问：“新生军训明天开始？你要跟着去？”

牧可点头：“向校长还要求辅导员参训呢。”

“参训？”赫义城蹙眉：“我和那边打声招呼，你不要全程跟了。你血糖低，万一晕倒怎么办？”

“难道我是林黛玉，风一吹就能倒？”被关心的感觉总是很温暖，牧可笑了，“军训这等小事哪里需要劳驾你。再说了，我就当锻炼身体了呗。”把手搁在他手背上，作势欲掐：“你要是给我开后门，我就一个月不理你！”是不乐意军训没错，可她不想搞特殊。

“行了行了，都依你。”了解她的性格，赫义城也不勉强：“不过不能捣乱，要是让我知道出了什么问题，饶不了你。”见她瞪眼睛，他又抢白道：“一切行动听指挥！否则教官杀鸡给猴看，有你受的。”

“最好他把猴一起杀了！”牧可嘻嘻笑，想到他前段时间忙着备战，她问：“演习完了？大获全胜？”

想到那场让他郁闷的对抗，赫义城揉了揉眉心：“输了。”